

水性至柔，善万物而注生命活力；大地有河，哺人类而孕文明盛地。河状水系，众源出自群山；涓流纷下，汇大河而滔滔东奔。上游千支百流，布村镇而星罗闪烁；下游一注洪涛，现巨城而火焰万丈。华夏泱泱，有一地方注定不凡。因其当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文化之交，处大高原与大平原地形之界；崇山拱卫，大河环护；地势之雄要，外控朔漠；山川之壮丽，内跨中原。野性与文明碰撞，火花迸射；悍马与劲牛对抗，长城巍起。然后风烟俱静，各族和融，五岳朝宗，归于统一。便有慷慨悲歌，三千年燕地重城；赫煌耀世，八百年国之鸿都。夫贤儿生于圣母，伟都必有河济，于是北京的第一大河——永定河，被尊之为“母亲河”。

永定河，流长七百七十四公里，诞生于三百万年前之更新世，发源于晋北一千九百五十四米高的管涔山天池，其地天造地设，“阴霖不溢，阳旱不涸，澄清如镜”。永定河起山西、过内蒙、荡河北。其经著名高山：恒山、小五台山、灵山、大海坨、燕然山、大马群山。其穿山间盆地：大同盆地、阳原盆地、蔚县盆地、怀安盆地、宣化盆地、怀来盆地。其越关隘城池：偏关、宁武关、马邑城、杀虎口、雁门关、应县木塔、平型关、悬空寺、张家口、清远楼。其纳主要支流：源子河、黄水河、浑河、御河、壶流河、洋河。其哺古人类文化：朔州2.8万年前峙峪人，阳高10万年前许家窑人，阳原泥河湾“人类始祖”200万年前马圈沟人、136万年前小长梁人，阳原10万年前侯家窑人、1万多年前虎头梁人。其育文明古都：北魏之京都、辽金之陪都大同，黄、炎、崑三祖合一之“华夏第一都”涿鹿。至官厅，流437公里，是为上游。其流域，属塞北黄土高原。而后入北京境内，横遭“天下脊”太行山之阻挡。便以至柔之性，行至刚之力，冲荡暴怒，劈出一百公里长的大峡谷，其间经东灵山、潭柘寺、戒台寺、百花山、妙峰山等京西名山古刹，纳清水河支流，过沿河城、斋堂城、王平口关城等关隘，其又哺古人类文化：门头沟11万年前桑峪人、1万年前东胡林人，房山周口店70-20万年前北京猿人、2万年前山顶洞人。至三家店，又行108.7公里，是为中游。至此，两山排阔，天



门大开，一水出峡，浩荡东南。永定河穿过了雄伟的太行山，由黄土高原驰入华北大平原，到达下游，铺开了融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于一体，辉煌无比的首都文明篇章。

北京三家店，扼永定河出山口，踞永定河冲积扇之顶端，上承西山群峰万壑之滚滚奔骖，下启北京平原繁华都市之璨璨烟云。自古以来就是水陆交通之枢纽，山地与平原交接之纽带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之交汇。京都文明传播与山区资源转运之咽喉。地处要津，于隋前即形成一个村落，为京西千年商埠，有数条古道从这里发端，顺河谷而穿越西山，远达河北、山西、内蒙。驼铃丁当，商旅不绝，货品于此集散，风物从来富丽，极盛至于明清，而有“东有张家湾，西有三家店”之说，独享“京西第一村”之美誉。公元2010年，北京启动了规模空前的“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”，两年之后，断流三十年的永定河焕然重现生机，同时，一座丰碑式的建筑——永定楼，也在三家店雄杰崛起。

永定楼，坐落于出山口以南一公里处，在河的东岸。岸基高敞，上筑广场，下临大河。登上广场，凭栏一望，远山环映，紫青绿翠，气色苍苍，恍若云台。云台之上，辅以华表、永定母亲雕像、永定河文化墙、永定河观景台等景观的点缀，在四周绿树的簇拥下，一座中国古典式的高楼超然拔起。其基部墩台，状似堡垒，墙壁叠砌四十八层花岗岩石块，峯若断崖，凝若巨磐，岿然若中流砥柱。墩台以上，五层高阁巍峨耸立。其层层飞檐，翩翩高翘，宛如大鹏张开巨翼，俯拍云气而勃勃腾空。其根根红柱，直直擎举，上托鳞鳞五彩斗拱，绚烂耀目，则如关、包、杨、岳率诸文臣武将，顶天立地而正气凛然。其高阁入云，绣阁雕甍，仿佛神居帝所，招来八仙聚会，云霞纷飞。其玲珑画廊，周回敞达，

永定楼记

黄步忠

纳宇宙之灵气，吸日月之精华，而使自己浩气充塞，磅礴慨及八方。而其攒尖顶端托起一个硕大的金冠，则显得空旷寂寥，彷徨无依，只与日月同辉，与宇宙同体。

登临永定楼，胸襟廓然，如同跳出了围城，这才真正看清了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真面目，遂特为之一惊异。一个为永定河所冲积的一湾平原，像一把蒲扇一样落于眼底，边缘因与山丘交错，裂缺不齐。绿树绕曲流，云烟铺汗漫，岗峦缱绻如岛，楼层参差起。地势开阔而不放荡，收拢又不封闭，利于纳风聚气，云蒸霞蔚，甘霖常洒，万物欣荣。向北而望，九龙山与香峪大梁龙虎相向，积威斗势，而被一条玉带似的银河奋力推开，隔离三百米之远而彼此对峙。九龙身伏，而龙头忽向水岸昂起；香峪虎踞，而虎首渐向水岸低伏。大河两侧，两山分别向东南、西南绵延，像大张的两条巨臂，伸向大地远处，但张至一定程度，又都屈肘回拐，山岭渐渐向河岸收拢，把护着永定河，将其送出地区之外。从河的东侧自北而南望，香峪大梁上之诸山：卧虎山、荐福山、天泰山、香山、翠微山、蟠龙山、四平山，山势渐渐趋缓，岗峦纠纷，参差交错，长陇凌峭，逶迤曲折，喷霞泻日，传明散彩，真至到了石景山，陡然高起而戛然凝立。从河的西侧也自北而南望：拦龙山、九龙山、定都山、万佛山、石龙山、马鞍山、卧龙岗，踞跃腾擎，起伏彼起，分割阴阳，含云吐雾，蕊从树木，鸣飞百鸟，气势似比对岸更雄一筹。因其为各路之枢纽，三家店出山口有“桥梁博物馆”之称，这里是永定河上桥梁最集中的地方。只见高空中，众多的铁路高架桥与公路高架桥，南北纵贯，东西横驾，虹飞电穿，四通八达，蔚为大观。有近代、现代、当代的，有法国人、日本人、苏联人设计的，有“中国铁路之父”詹天佑设计的，

有含当今最高科技、最大难度、最新工艺的，可谓桥梁大聚会、大合唱、大竞技。丰沙铁路、109国道连京城，穿京西，而通河北、山西、内蒙。在出山口附近，西六环高架桥、丰沙铁路大桥各沿大河两侧山岭投向山中，又开个“人”字形，却又让斜军线弧形铁路大桥一个横插，织成了一个特大的“女”字形，浮架于微波荡漾的水库的上空。在水库以下三公里长的范围内，水闸公路桥，京门公路桥、三家店公路新桥、京门铁路桥，西六环公路桥、阜石路公路桥，如六马仰足并驱，跃河跨岸，又各自驾着自己长长的车龙，在上空盘旋奔驰。

我本生于永定河之上游，晋北雁门关外大同盆地，为朔州一个不知名村里的一个放牛娃。桑干河的一条名叫“黄水河”的支流从村旁流过。朔州为边塞地区，古为代地，“雁山横代北，孤塞接云中。”巍巍恒岳山，泱泱桑干河，赫赫雁门关，萧萧杀虎口。自战国至于明朝，朔风猎猎，战火连绵，硝烟不断，留下了无数边塞、城堡、烽火台。那是诞生班婕妤、张辽、尉迟恭、李克用、王家屏的地方，是赵武灵王、李牧、魏尚、蒙恬、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、李靖、薛仁贵、裴行俭、杨业、徐达、李文忠……纵马驰骋征战的大舞台。说起战乱年代边塞的苦寒，明代兵部尚书王越有一首诗：“雁门关外野人家，不养桑蚕不种麻。百里并无梨枣树，三春哪得桃花花？六月雨过山头雪，狂风遍地起黄沙。说与江南人不信，早穿皮袄午穿纱。”当然，在和平年代，这里则显得格外宁静与安详。我小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，父亲常年给村里放牛、放羊、放猪、放驴，我也就从小无所不放。在黄水河的滩地上，我骑着一头毛驴，或是一头黄牛，指挥着牛群，将自己想象成电影里一名带兵打仗的将帅，威风八面，神气十足。渴了就双手掬一把河水喝，那时的河水没受任何污染，灌进肚里，甜爽爽的直沁心脾。河水常年流淌，我们小孩子们冬天滑冰，夏天游泳。一到暴雨洪水茫茫，沿岸住的人家十分恐慌，急忙吆喝着筑堤堵塞。因为家穷，那时我的理想一是能填饱肚皮，二是能娶上媳妇；如果实在

没办法，那就像村里的许多男人，就去走西口，即上内蒙给人打工，挣夜面大山药吃。谁知，命运对我后来的安排让我有四个没想到：一没想到故乡的河会干涸，当年曾让村人害怕的旧河床，现在竟盖满了房屋。二没想到故乡河原来要流到首都北京，发展成为北京的一条大河。三没想到我一个穷孩子能入籍北京定居，并带着全家成了首都人。四没想到我到北京恰又居住在永定河边。我不知道究竟是永定河流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？还是我走到哪里，永定河就流到哪里？总之，永定河太与我有缘了，我离不开她，她是不是也离不开我呢？我不敢说永定河是我的，但我一定属于永定河的。

读地质书，知道四周这山，有两亿多岁了；这河，有三百多万岁了；这平原呢，数百万年来有时是升为陆地，有时陷为海湾；而当成为陆地时，也是湖沼一片，水国世界。现在，这里站立起了一座永定楼，它虽才三岁，但它一经诞生，它的坚不可摧的雄姿注定将与周围这山、这河长存下去。而人生与之相比，倏然而来，奄忽而去。想到百年之后，永定楼依然巍然矗立，永定楼下依然是少长咸乐，欢声笑语。而你，我，他，还能在这里吗？一想到此，人都有点凄然伤怀，忧从中来吧。自古以来，不知有多少人，在追求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困扰过无数的人，引起人们哲学上的思乡般的忧伤。在我国的诗词宝库中，表达这类感情的诗句，可谓俯拾皆是。如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”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“试上铜台歌舞处，惟有秋风愁杀人。”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”但是，永定楼宏大的气魄给人一种震撼，它那顶端上的金冠仿佛给你一种召唤，它启示你要攀登它，让你的精神与这三百万年的永定河一体，与莽苍的太行山一体，与浩茫的宇宙在一起，与人类滔滔如洪流般的事业在一起，浑然忘我。人的一己之得失，早化为了烟，化为了汽，你还会有什么可憾的！

西山苍苍开天河，碧水溶溶永定楼，神接先民百万载，光通炎黄五千年。雄气西迎桑干来，辉煌东映京都发。门城有了锁城宝，人心竖起一圣塔。

四人穿越恶峪涧

赵永高

众所周知，京西有个明代关口叫“鳌鱼河口”。可明将刘效祖的《四镇三关志》却是这样几个字：“恶峪涧口”。经研究，还是刘效祖写的没错，应该是“恶峪涧口”而不是“鳌鱼涧”。那么，这读音的不同出在哪了呢？出在了两个字上：一是“恶”字，有三音，“深恶痛绝”中的“恶”，读wù；“恶毒”中的“恶”，读è；还有斋堂方言中的“恶心”，则读“ào”。于是“恶”读为“ào”有了说辞。二是“峪”字与“谷”字，古代通用，“恶峪涧”不应是“鳌鱼涧”就说明白了。

那么，什么是“恶峪涧”呢？用古人的话讲就是“地势险恶”，而用当今旅游的话讲则是“鬼斧神工，景自天成”。其实，称为“恶峪”的并非只此京西一处，无非是地势险恶而已。

在这“恶峪涧”的沟中，流传着一个“四人渡涧”的故事，却也有趣：话说很久以前，有四个人路经“恶峪涧”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季节？白龙过江的雨季。两壁直立，上有白云从涧中散出，下有洪水抢滩而过，那是看景有景，听声有声，好不热闹。再说这四个行人是何等样人？两个健全，两个残疾。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尚不发达，过涧是既无铁索也无木桥，而是利用沟中的巨石加以中间填补平石，过这“恶峪涧”就得穿越那十八个迈石了。

渡前，只听张老大说道：“还是我来先过，我虽长你们几岁，倒也耳不聋眼不花，可以把中间的迈石情况告诉大家。”说罢，他便先行尝试渡了过去，并且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：“某石之间距离大，某石距离水面近，某石不平，某石位高，都应一一注意。”接着，眼力不济的王二，手拄拐杖，以杖探路，缓慢而过。虽然湿了鞋子，还是安全到达对岸。李三天生耳背，再大的哗哗流水声，对他来讲也是一片平静，小心翼翼地走过了那十八道迈石。再说这年纪轻轻、争强好胜的赵四，一看三人全都过去，便嘟打口哨，手舞足蹈地跳起“迈石舞”。你还别说，真是跑得又快又准，搏得了对岸三人的喝彩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个飞鸟从天掠过，倒映映在水中，煞是好看。就在这赵四欣赏水景的一瞬间，没能跳准最后一道迈石掉入了水中，还摔伤了右腿，留下了终身残疾。他深有体会地说：

“恶峪涧，恶峪涧，
迈石过河不简单。
人生处处如迈石，
关键看你怎么办！”



唐德刚撰写的《张学良口述历史》，与电视剧《少帅》不同，该书不但讲述了张学良与蒋介石、张作霖、张作相、郭松龄、杨宇霆等人之间的交往纠葛、情结怨怼，讲述了父亲张作霖被炸身亡后，东北（东三省）易帜和发动“西安事变”的所思所想，而且讲述了他的家庭身世，他身边的女人，他心目中的蒋介石、汪精卫、吴佩孚、阎锡山、顾维钧、宋子文、溥杰等多位人物，有的情节电视剧里是不曾演绎的。

该书的语言特点，完全是一个老年人口语讲故事的形式，既谈个人身世也讲历史风云，既有“风流韵事”也有“难言之隐”，有的地方不乏翻来覆去。当然，该书的看点是张学良策划实施的东北易帜、西安事变。因为这两件大事是“改写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两件大事”，“虽今后千年都不会有定论，但是他却是这两大事变的主角。”周恩来早年就这两件大事曾明确说，张学良是“千古功臣”。

张学良是个传奇故事颇多的历史人物。他与他父亲是不同的两代人，父亲是绿林出身的军阀，自己是新式军校

“少帅”留下的传奇故事

——读《张学良口述历史》有感

出身的青年将领，两人在作风、心理上有极大区别。他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“21岁到36岁”之间。因为这期间——他21岁参加了直奉大战，27岁宣布东北易帜，36岁策划实施了“西安事变”。这几件大事，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，关键是对国家时局、世界时局作出了重大而深刻影响。虽然当年的举措显得“鲁莽任性”，但是，试想如果张学良不那么“鲁莽任性”坚持自己的主张，东三省会走向哪里？是否会成为日本的“殖民地”？没有“西安事变”能有之后的国共合作统一抗战吗？

张学良在谈到“九一八”和“西安事变”时说，他与蒋介石的冲突，就是他（蒋介石）是要“（先）安内（后）攘外”，他是要“（先）攘外（后）安内”。张学良认为，你（蒋介石）不先考虑怎么抵抗想占领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队，却一味先想怎么消灭共产党，这不等于叫人家（日本）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，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吗？尤其是蒋介石说应该用机关枪“打抗议学生”那句话，“我真怒了，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。我怒了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：你这个老头子，我教训教训你！”

张学良常说，现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，我年轻时就是骄傲了。但他同时坦言，自己问心无愧，“我没有私心，我没有混过与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。”就说日本人让张学良做东北皇帝那件事，当时他对日本人说，虽然你们替我想得很周到，但“你忘记了

我是中国人。”从这一句话，就充分体现了张学良爱国主义民族气节。

张学良身边有很多才智多谋略深的将领，也有不少学识广博姿色美的女人，还出现过孙中山、曹锟、段祺瑞、汪精卫、吴佩孚、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杨虎城等人。这些人对其人生观价值观、带兵用权或大或小都有影响，有的甚至左右着他的观念举止，与他成为对立面。但恰恰是这些人，影响了东北易帜、“九一八”、“西安事变”，抑或成为那段历史的一个角色。

该书《外编》部分是唐德刚撰写的《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》等4篇文章，4篇文章既是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补充，同时也让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对南北军阀、“九一八”、“西安事变”和张学良等情势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。就如唐德刚先生所说，张学良的血性，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，是引起“九一八”事变的基因。但史家证实，“九一八”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，也是“北伐”以后，蒋（介石）李（宗人）冯（玉祥）阎（锡山）三年内战的必然结果。

《张学良口述历史》让我们感知“少帅”传奇故事的同时，更多的是“少帅”的家国情怀与那段历史。

春秋雨 / 文

推荐一本好书

区文化委员会、区图书馆协办

从世界文明的发展看中华文明的顽强生命力

石明廷

著名学者易中天将人类文明史发展时间定义为七千年，并分为三代：第一代是发生在五千多年以前的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“古代文明”，如古老的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——“两河文明”，以及中国的夏文明；第二代叫“古典文明”，即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、中美洲的玛雅文明，以及希腊、波斯、罗马文明；第三代叫“现代文明”，指西方文明。“三代文明”各有其代表：第一代文明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的夏文明；第二代文明的代表是伊斯兰文明，第三代文明的代表是西方现代文明。易中天先生还将苏美尔文明、埃及文明、哈拉巴文明、克里特文明、中国的夏朝文明、中美洲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文明统称为世界六大古代文明。

关于“三代文明”的发展前景，易中天先生指出，第一代文明的先行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早已烟消云散，它的同龄人克里特、哈拉巴、奥尔梅克文明也已经不知所终，只有华夏文明依然生生不息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第二代文明即玛雅文明、希腊文明、波斯文明、罗马文明、拜占庭文明都已经纷纷退出历史舞台，而印度文明、日本和俄罗斯文明又不具备世界性，所以也不是世界性文明。第三代文明——西方现代文明，虽然目前正处于生机勃勃、方兴未艾阶段，但是因为它产生时间较晚，其发展前景也未可知。

从易中天先生的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，虽然华夏文明不是最古老的文明，却是唯一一个从古至今绵延不绝的文明，可见中华文明的罕见生存质量和坚韧不拔的生存状态。

在世界六大古代文明中，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硕果仅存呢？因为我们的祖国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我们的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；我们都有着同一个祖先；我们都是炎黄子孙。虽然中国历史上称南方人为南蛮，称西方人为西戎，称北方人为北狄，称东方人为东夷，但是南蛮、北狄、西戎、东夷所生活的地域依然属于中华大地，其民族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。南蛮、北狄、西戎、东夷在文明程度上虽然有差异性，但是这种差异性可以通过相互学习、相互借鉴、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而日益走向趋同。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文明程度的差异性还可以通过战争的兼并、婚配的血缘融合、生存地域的迁移、商品交换后的相互借鉴和学习等方式，使文明的差异日益缩小甚至走向同一。一个日

益走向文明的和合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，是文明长久延续、生生不息的巨大动力。中华民族具备这样的条件和动力。这些都是伟大的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重要原因。

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主要体现在自古以来就有的家国一体、祖宗崇拜、宗法制度、语言文字、生活习惯、人际关系、文化心理等现象，这些现象产生后，经过上千年历史演变，还基本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，既有些微变化，也是在原来基础上的推陈出新，即在旧的文化理念基础之上的扬弃。正是这些原因支撑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世代延续。

中华文明是具有巨大向心力的。中华文明的向心力是世界上任何民族和文明所不能与之相比的。只要你是炎黄子孙，只要你是属于这个文明范围之内的人，无论你身

在何处、担任何种职务，无论你年老还是年少，无论你是否漂洋过海、背井离乡，无论你是否改变国籍、嫁娶洋人，但是你的灵魂深处早已打下了中华文明的深深烙印，到什么时候你仍是一名炎黄子孙，到头来还是想要落叶归根，还是想要认祖归宗，因为你的心中永远“游荡着中华的声音”。

所以从中华文明产生的那一天起，它虽有衰败，也有变异，甚至还有整容，但是它永远不会中断，也永远不会有代沟，更不会有空白！文明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，文明的延续和发展程度，标志着一个个国家的进步程度。我们作为炎黄子孙，应该成为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践行者，应该为发展先进的中华文明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，这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和责任！